



## 迎接平西根据地的又一胜利

侯敬德 \*

1939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三个年头，平西地区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十分艰苦的阶段。平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两年的英勇斗争。

这期间，霞云岭一带是中共房良联合县委第六区，抗日斗争风起云涌。当地人民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同八路军一起团结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初步胜利。但是，由于当地反动势力十分猖狂，他们同日伪军勾结，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使抗日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抗日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

这年7月，驻扎在与霞云岭地区只有一岭之隔的涑水县八路军老九团，派来两名具有丰富经验的侦察员，来到霞云岭一带调查了解抗日斗争情况，以便和当地抗日政府取得联系，共同开展对敌斗争。

---

\* 侯敬德：门头沟区政协文史特邀撰稿员，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员，门头沟区民俗协会会员。



老九团是长征时从陕北过来的红军队伍收编的，抗战开始后组成八路军第九团。这个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一支强有力的抗日队伍。他们驻扎在涞水县的北边桥，在那里组织当地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和训练，准备支援霞云岭地区的抗日斗争，把抗日组织连成一片。

这两名侦察员一位是侦察班聂班长，一位是侦察班战士小董，都是共产党员。聂班长30多岁，是长征时从陕北一起过来的，还是抗大的毕业生。他们的侦察经验十分丰富，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

1939年7月5日，聂班长和小董经过一番化装，从北边桥的八路军营地出发了。他们装扮成卖烟卷和收购药材的小商人，每人背着个小篓，篓子里装满了香烟。小董的篓子底下藏着两颗手榴弹，以防万一。他俩的腰间都别着20响的盒子枪和锋利的匕首，准备工作十分充分。

两个人路过野三坡，翻过一道山梁，将近中午，到了霞云岭地区的堂上村。他俩叫卖了一阵烟卷以后，就在村边的一个小饭店吃了饭，然后和堂上村的抗日组织取得了联系，了解了堂上村的对敌斗争情况。然后，他们俩沿路到了龙门台、庄户台、霞云岭和上石堡、下石堡村，很快摸清了这一带的情况。第三天他俩原路返回到了堂上村附近的四马台村，准备了解这个村的情况后，再从堂上村原路返回团部。他俩一边走，一边叫卖，很快就到了村里。

当时，四马台村的抗日组织都是地下的，加上村里土匪横



行，形势比较复杂，很难找到当地的党组织。他俩转了一下午，一无所获，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在村里不便久留，就顺着上游走出了村子，在一个小山脚下停下来，准备休息一下再想办法。

聂班长和小董每人坐在一块石头上，各自拿出烟卷抽着烟，边抽边分析着村里的情况。

正当他俩相互谈论的时候，突然，从山脚下走来一位农民打扮的人。这个人看上去有40多岁，肩上还扛着一把镐头，很快就来到了他们俩的跟前。

聂班长看这位农民走来，就站起身上前和他打招呼：“老乡，您这是干活儿去吧！”

“是啊！我在村边开了一块山坡地，准备借雨季种一茬豆子。”聂班长又说：“请坐下聊一聊吧！顺便也歇一会儿。”“好吧！反正下午也干不了什么了！”

那位农民把镐头靠在一块石头上，也在旁边坐下，小董顺便给他递过去一支香烟。

“大叔，请抽支烟卷儿吧！”

“不用了，那玩意儿我抽不惯，还是我这个有劲儿。”

他说完就从衣兜里拿出了烟荷包和烟袋，捻上一袋烟，点上火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他边抽边问：“看样子，你们俩是外地人吧？”

“是啊！我们哥俩是来卖烟卷儿的，顺便想收购一些药材，不知你们这里有没有？”



这位农民没有立即回答，他看看四周没有人，就凑上前来低声说：“我看，你们不像是卖烟的。你俩是不是八路军？”

聂班长和小董相互看看，没有回答。

那个农民又说：“听说，这几天从涞水县北边桥过来两个化装的八路军，来我们这一带侦察情况。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二位就是吧？”

聂班长看看小董，用探询的口吻问：“老乡，你是……”

“我叫张国臣，是四马台党支部的一名党员。因为村里土匪活动比较猖狂，我们的身份都不公开。前两天支部开会，说有两个八路军要过来，支部委派我以开山坡地为名，在村口查看过往行人，以便取得联系。看来，你们两个就是。”

这时，聂班长站起身高兴地说：“老乡，你说的正是。我们两个就是你所说的那两个侦察员。我们可找到组织了，太谢谢你了。”

聂班长和张国臣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张国臣站起身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到我家里去！遇到有人问，就说到我家去收购药材。”

聂班长和小董点点头，然后背起篓子跟着张国臣向村子上游走去。

张国臣是四马台村党支部的一名党员，他的家住在村子上游的一个小山脚下。由于这个地方过去烧过炭，因而地名叫“拱窑”。拱窑离村里比较远，有四里多地，住户也不多。拱窑上只住着两户，一户是张国臣家，另一户是他的弟弟张国泉家，



两个院子紧挨着。

他们三个人转过几道山弯很快到了张国臣家，进屋以后，张国臣向老伴儿介绍了这两个客人，然后就让老伴儿烧水做饭。这时候天色已经晚了，聂班长和小董经过商量，决定住在张国臣家，好更仔细地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

张国臣首先把村子里的情况对他们两人详细地讲了一遍。他说：“现在村党支部活动难以开展，主要是村里的土匪活动比较猖獗。土匪头子宿有生和宿显宾，组织 40 多名土匪追查共产党员，进行迫害。他们干了许多坏事，把村里搞得乌烟瘴气，致使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也难以完成。”

他接着说：“特别是土匪头子宿有生，外号叫麻四杆子，这个人脸上长着麻子，尖嘴猴腮，瘦高个儿，是村里的一霸。村支部几次想除掉他，但都因势单力薄，没有下手的机会。”

张国臣接着又说：“你们来村里卖烟，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今晚要格外小心。我让老伴儿住在我弟弟家，咱们三个住在一起，以便应付紧急情况。”

聂班长听了村里的情况，对张国臣说：“老张，请你放心，我俩这次来，就是了解你们这里的情况。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部队就会开过来，到了那时候，咱们再一起收拾这帮土匪。”

吃完晚饭，三个人谈了很长时间，就在炕上躺下了。张国臣没有睡着，他机警地听着外面的动静，以防意外。

土匪头子麻四杆子宿有生，早就听到报告，说村里来了两个卖烟的，说不定有问题。他和宿显宾等几个土匪头子商量后



认为，这两个人肯定不是什么卖烟的，在这荒山野岭，从来没听说过有卖烟卷儿的，而且还是两个年轻人，一定是八路军。非抓住他们两个不可，也好到上司那里去领赏。

麻四杆子宿有生又派出两名土匪查清了两个卖烟人住在拱窑张国臣家，觉得这是个下手的好机会。经过一番密谋，他们组织了40多名土匪，打算要在当天深夜偷袭拱窑，活捉两个八路军。

夜已经很深了，四周都显得静悄悄的。这时候，一队黑影悄悄地从村里出发，摸到拱窑张国臣家的屋前，很快包围了这座屋子。这40多人多半有枪，另一半人拿着棍子和绳子。

聂班长和小董走了一天的路，也确实太累了。他俩刚躺下就响起了鼾声，但他们的衣服和鞋都没有脱，手枪压在枕头底下，以应付意外情况。张国臣靠在门口的炕边躺下，细心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这时，门外一阵风刮过，张国臣听到有阵嘈杂的声音。他又侧耳细听，声音由远而近，向屋子的方向奔来。他感到有情况，急忙翻身坐起手推聂班长和小董。

“聂班长，小董，快醒醒！外面有情况！”

聂班长和小董立即醒来，很快抓起枕头底下的手枪，嚓——嚓两声打开了盒子枪的机头，然后翻身坐起。

聂班长小声对小董说：“小董，快！把你篓子底下的两颗手榴弹拿出来。”

小董把手枪插在腰间，伸手从炕沿下把篓子拿到炕上，从



篓子底下拿出了那两颗手榴弹。然后打开手榴弹的后盖，取出拉火环套在手指上，一手握住一个，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这时屋子外面的声音更大了，不一会儿就听一伙人在喊：

“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

“缴枪不杀！你们跑不了了！”

他们喊了半天，屋子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这时麻四杆子宿有生等得不耐烦了，他奔到门前，一脚就踹开了屋门，然后端着步枪冲进了屋子。

麻四杆子端着枪对着炕上喊：“你们被包围了，把枪交出来！”

“我们交！我们交！我这就去拿！”聂班长说着向炕沿挪去，下了地。

麻四杆子仗着人多地熟，以为早把这两个八路军的魂吓飞了，才敢如此大胆地闯进屋来。

聂班长猛然举起手枪，对准地上站着的身影，叭的就是一枪，然后飞起一脚，麻四杆子啊的一声倒在煤火炉上。顿时，屋子里充满了股糊焦味。

这时外面的土匪点起了火把，把屋子的四周照得通亮。另一个土匪听到屋里的枪声，探头从门口往屋子里瞧，聂班长手起一枪，只听叭的一声，这个土匪脑浆迸裂，像死猪一样倒在门口，吓得外面的土匪直往后退。

这时，只听聂班长说：“小董，老张，快走！跟我往外冲！”

小董迅速摘下两个土匪的步枪，斜背在肩上，然后三个人



飞快冲出屋子，由聂班长开路，张国臣紧紧跟在后面。

聂班长左右开弓用手枪一阵猛射，打伤了六七名匪徒。土匪立即闪开一条路，小董则一手握住一个手榴弹，向土匪狠砸，直打得土匪四散逃跑。他们三人迅速爬上四马台村北坡，准备向北直河村的方向突围。后面枪声不断，十几个土匪在宿显宾的带领下，紧紧地追了上来。三个人见土匪追上来了，就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眼看敌人走近了，小董迅速扔出两颗手榴弹，只听轰——轰——两声巨响，土匪倒下几人，死的死，伤的伤，他们再也不敢往山上追了。

三个人从四马台北坡到了北直河村的大青杠，然后又绕到松树岭回到堂上村，返回涞水县的北边桥团部，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受到团部的表彰。

几天以后，老九团派出一支八路军大队，开赴霞云岭地区，同这里的抗日军民一起向日伪军展开了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和当地土匪的反动气焰，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张国臣同志受到了老九团首长的称赞和第六区区委的表彰。